



【风华岁月】

## 与王尽美之教育思想同行

□郑国栋

他原名王瑞俊,后改名为王尽美。原来的名字鲜有人知,后来的名字如今无人不晓,镌刻在百年党史辉煌历程的开篇。他是山东党组织早期组织者和领导者,是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。

“贫富阶级见疆场,尽善尽美唯解放。潍水泥沙统入海,乔有麓下看沧桑。”1921年,写下这首题为《肇在造化——赠友人》的小诗后,他改名“尽美”以自励。同年7月,他和邓恩铭作为济南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,赴上海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。参会归来,在中共中央代表的指导下,王尽美组织建立中国共产党山东区支部,并担任书记。

100年后的2021年,清明前夕。济南英雄山上,细雨霏霏。我作为一名小学党支部书记,与学校党员干部一起,带领山东省实验小学尽美中队的孩子们,肃立于王尽美烈士墓前,祭奠革命先驱,缅怀英烈精神。鲜红的党旗、团旗和队旗在雨水的洗礼中愈发鲜艳,烈士墓前重温誓言的铿锵回响伴着雨落山林掷地有声。一股强大的使命感与责任感,跨越世纪风雨,穿越百年沧桑,直抵我的内心深处。那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理想交织而成的志同道合,在赓续传承中,与革命先驱成为同道中人。我想起他病重时的遗嘱:“全体同志要好好工作,为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和共产主义的彻底实现而奋斗到底。”今天,作为革命同志,我在自己的岗位上,坚守从教初心,践行育人使命。

王尽美在《我对于师范教育根本的怀疑》一文中写道:“当我之入师范,对于师范教育本抱有极大的希望、无穷的信仰”,“将来能把我四万万同胞的腐败脑筋洗刷净尽,更换上光明纯洁的思想,只有赖我们师范生了”。可见当时考入山东省立第一师范学校(今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)时,他是抱了教育救国的理想。可惜当时社会腐朽黑暗,教育亦不能幸免,他发表了《乡村教育大半如此》《山东的师范教育与乡村教育》等三篇论文,揭露和抨击了旧教育制度。于是,认清现实之后,恰是在师范学习期间,他走上了革命道路。百年之后,站在济南幼儿师范高等专科学校“泉城之光——王尽美与中国共产党创建史”展陈馆,我心潮澎湃,感慨万千。何其有幸,我也曾在革命先驱奋斗过的校园中求学五载;更为幸运的是,我求学的时候赶上了改革开放、国家日益富强、教育日益受到重视的年代。当年他在这所校园中求而不得的教育理论、育人新知,系统实习,我都有幸在学校师长指导下由浅入深,逐一习得。“师范生总要认明白自己责任和将来的职务”,我的育人初心和教育梦想正是肇始于此。

1997年,我以省优秀毕业生的成绩走进了山东省实验小学,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。在这里,我再次与王尽美“相遇”。翻开《王尽美遗著与研究文集》,“听说中共济南地委在三合街办了个育才小学,作为自己的秘密联络点”“我们到了济南后住在育才小学”“于此,王尽美同志时作小学教师装扮”等多人的回忆描述,均佐证了当时王尽美曾在济南三合街附近育才小学以小学教员身份,掩护开展党的地下工作的史实。而这所百余年未迁址的小学,正是今天的山东省实验小学。我们由“同学”成为了“同事”。革命火种、红色基因,是王尽美留下的精神财富,从一线教师到学校管理者,我都把传承尽美精神作为不可或缺的一环。校园里的“尽美先锋园”是少先队员的成长必修课,象征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“尽美章”是学生们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最为珍视的荣誉,我们宣讲尽美精神,演出自编话剧,追寻先烈踪迹,坚定理想信念,激发师生担当有为的精神追求。

师范同学,实小同事,革命同志,与革命先驱的不解渊源,是铭刻于心的红色烙印。王尽美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,战斗的一生,二十七载风华虽短,革命先驱风范长存,英魂常在,照亮我们脚下的道路,指引我们披荆斩棘、奔向未来。

【巴金在山东】

## 河水新添三尺高

□高军

又一次来到沂南县城西的汶河边,这里早已建成滨河湿地公园,无复过去的模样。河面已经升高许多,水质清涟,波纹和缓,显得那么幽静。面对这一泓自远古流淌而来的河水,我的思绪并不平静,这条在《水经注》中叫做桑泉水的河流,见证了太多的世事浮沉,春风秋月。

当年巴金来到沂蒙山区,住进了这段汶河东边不远处的界湖镇。当时的界湖尽管已经是县政府驻地,但仍然还是一个村镇。在这里的界湖完全小学(简称“界湖完小”)有一位刚来一年的青年教师周克,他们15人是建国后第一批来沂南任教的中师毕业生。周克得知巴金到来的消息后,就跑去和巴金见面,并留下了一段文学佳话。这件事不仅关涉一个青年作者的成长,更牵扯到北边不远处那座著名汉墓的科学发掘等。

周克在晚年对此事曾作过一些回忆,他说巴金一行到来的当晚,县里为欢迎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,在界湖袁家老酒场大门外广场上举行电影招待会。因为他喜欢文学,也读过巴金的《家》等作品,更具有一种别样的情怀,显得比别人更加兴奋。所以他就跑到举行招待晚会的广场,激动地与巴金见了面。但周克的回忆时间有误,因为他毕竟不能掌握有关巴金之行的全面信息。

其实,巴金是1951年8月10日从沂水向南而来,在沂南苗家曲下车后渡过沂河步行到县城的,那个时候已经晚上八点多,他们吃过晚饭回到宿舍睡觉的时候已经11点了。本来定的是第二晚举行欢迎晚会,可是好事多磨,第二天晚饭后突然闪电大作,乌云密布,落起雨点来,所以晚会只好改期。这个晚会举行的准确时间,是8月12日晚。对这次欢迎晚会,县里非常重视,组织的是万人大会。这天白天,巴金上午先参加县里的人代会,下午在东平区单家庄召开干部座谈会,他是返回县城吃完晚饭后到广场的。

在晚会举行前,周克想找到巴金,请他为自己题名作留念,于是就在身上翻出自己的《山东青年》通讯员证,那是用粉红色的硬纸印制的,可以在上面写字。他起身贸然拍拍坐在前面一个人的肩膀:“请问,哪位是巴金同志?”结果太巧了,那人竟立即站起来说:“我就是巴金。”周克非常激动,也有些紧张:“我拜读过您的《家》等一些作品,非常景仰,我想请您给我题个名留念,不知是否可以?”巴金又认真看他一眼,微笑着说:“可以。”周克连忙将通讯员证递过去,巴金掏出自来水笔,在周克那个通讯员证的右下方,写下两个行书字体“巴金”。周克连声道谢,并用双手接过来。回到学校后,大家闻讯纷纷传看,成为一时盛事。

更让周克激动的是,有一天早饭后巴金和靳以、黄裳等访问团成员来到了周克任教的学校。先在院子里看黑板报,还进行了一些点评。校长指着周克介绍说他们办的,巴金伸过手来和周克握了握,笑着说:“哦,我们前几天就见过。”他夸奖说黑板报办得好,并让周克写一份经验介绍寄到上海的《宣传手册》去。后来,他按照巴金的要求写了《我们怎样办黑板报的》,果然登在《宣传手册》杂志上,随后还被华东人民广播电台播出。这篇文章是爱好写作的周克在解放后第一篇变为铅字的稿子,文章的发表让周克写作更加有劲。我前几年为写《沂南文学史》一书,查阅了大量资料,发现周克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沂南当地作者中发表作品

数量最多的作者,当时的《前哨》《山东文学》时常刊登他的诗歌作品。他是省作家协会会员,先后担任《山东青年》《大众日报》《文艺报》通讯员,作品曾入选《山东十年短诗选》等。他一生发诗歌400余首,散文、小品、报告文学200余篇,1999年还出版了自己的诗集《百叶集》。

在周克记忆中,巴金来他们学校是欢迎晚会的第二天,那应该就是8月12日。但巴金日记中也没有记录这件事,也没有记录为周克签名等事项。应该是,巴金对爱护、指导年轻作者写作这类事看得很平常,故而并没有当作大事记录下来。但这些貌似小事,却改变了一个人的人生轨迹,成就了一个文学青年的神圣梦想。周克是江苏睢宁人,出生于1931年,一辈子在沂蒙山区从事教育工作。他曾满怀深情地说过,“当时,我才二十岁”,开始的写作“是巴金给指导的”。

看完黑板报,巴金一行来到学校办公室,巴金向大家介绍了靳以、黄裳等,并说沂蒙山区为全国解放付出巨大代价,来到这里感到非常荣幸,他们是来沂蒙老区学习的。喝着白开水,大家无拘无束地交谈着。周克问巴金的年龄,巴金说自己四十七岁。大家还就“巴金”这个笔名、《家》中的觉民和作者的关系、写作和熟悉生活等话题展开交流,巴金一一回答大家的提问。巴金还特别强调说,一个人必须先有话要说,才想到写文章。一个人要对人说话,他一定想把话说得动听,说得好,让人家信他。每个人说话都有自己的方法和声调,写文章也一样。

接着,他们又讨论背诵问题。这个话题是靳以提起来的,他问现在教语文还背书不背。周克回答说精彩文章还是要求背,但学生有厌烦情绪,觉得背书费力大用处不大。巴金说自己的启蒙老师要求学生多背书,二百多篇的《古文观止》自己差不多都背过,尽管当时许多地方不懂,可后来在写作中有非常大的用处。周克更加认识到背诵的重要性,在自己的语文教学中始终坚定地要求学生背诵好的文章。

令周克意想不到的,过了一段时间,邮递员忽然给他送来一件邮包,打开一看里面是上海新出版的三本巴金著作,而且每本上都有亲笔签名。面对飘着墨香的这几本新书,周克再一次深受感动,眼睛潮湿起来。

巴金对周克的关爱,让周克不仅对文学创作充满激情,还让他对文化事业也有了不尽的牵挂。1953年他给《文艺报》写信提出科学发掘北寨汉墓的建议,引起文化部、华东文物工作队、山东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高度重视,派人进行考古发掘。后来形成的《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》在第一章中专门介绍说,“1953年,沂南中学(当时设在北寨村正南半里的南寨村内)教师周克同志从群众口中得知有此墓,便把消息反映到文艺报。”这座汉墓的发掘具有重要意义,“经过科学发掘的,在山东,沂南墓还算第一座”(曾昭燏等《沂南古画像石墓发掘报告》“序言”,1956年3月版)。

前几年周克已经去世,想再听他亲口叙说和巴金的这段交往已经不可能,好在他晚年写过一篇《巴金访问沂蒙山》,尽管有些不准确之处,但记录下了当时的一些情况,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资料。

我时常会带着周克的《百叶集》,带着《巴金访问沂蒙山》这篇文章,来到汶河岸边,一会儿转头看向北寨汉墓,一会儿又看向默默向前流去的清澈河水,思绪会像河水一样不断翻卷着……